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開會）

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2019 總年會 參與交流出國計畫

服務機關：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姓名職稱：林芳誠研究助理、黃郁倫研究助理

派赴國家：日本

出國期間：108年8月31日至9月14日

報告日期：108年11月5日

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2019 總年會參與交流出國計畫

出國報告

摘要

第 25 屆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簡稱 ICOM）三年一次的總年會，2019 年 9 月於日本京都舉辦，會議主軸為「博物館作為文化的樞紐：傳統的未來」（Museum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並在會議中針對博物館如何因應文化遺產護衛及保存、文化權與平權、博物館與社群合作、氣候變遷……等議題進行討論。本屆總年會的另一個重頭戲，是新版博物館定義的討論與表決。本計畫為更加了解國際博物館從業人員、相關學術理論發展等現況，特參與本次會議，透過參與大會規劃的專題演講、共同場次、工作坊、專業委員會會議、博物館及展覽參訪等，掌握相關博物館發展趨勢。同時也協助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主辦之臺灣館攤位開幕典禮，以及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成立茶會。

目次

壹、前言.....	04
貳、行程安排及參訪議題.....	04
一、參訪行程.....	04
二、參訪議題及內容.....	05
(一) 參與會議行程安排.....	05
(二) 議程及參訪活動照片.....	05
參、參訪心得（或主要發現）.....	12
一、ICOM 會議參訪心得.....	12
(一) 不該是為人民高談闊論 而是人民自己暢所欲言.....	12
(二) 博物館：樞紐、平台或發動機.....	14
(三) 定義的修正 本質的挑戰.....	14
(四) 當前情境：文化多元、記憶消褪、災難頻仍.....	18
二、博物館參訪心得.....	20
肆、建議事項.....	22
一、立即可行建議.....	22
(一) 掌握 ICOM 有關博物館定義之動態.....	22
(二) 相關心得作為本館執行前瞻計畫新增常設展及常設展更新 之參考.....	22
二、中長期建議.....	22
(一) 建立結合文化部、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及本館共同合作， 邀請 ICOM 相關專業委員會前來本館舉行工作坊、參訪交 流、研討會等活動之可能性。.....	22
伍、參考書目.....	23

壹、前言

第 25 屆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以下簡稱 ICOM）三年一次的總年會，今年 9 月 1 至 7 日在保存了豐碩日本文化遺產的京都舉行。會議地點選在國立京都國際會館，該會館是 1963 年由日本建築師大谷幸夫設計，融合日本傳統神社造型的現代主義建築。

從會議場地的挑選，即可聯想到本屆大會為呼應多元文化及各國博物館發展而訂的主題「博物館作為文化的樞紐：傳統的未來」（Museum as Cultural Hubs: The Future of Tradition）。會議期間大會規劃了開閉幕典禮、3 場專題演講、229 場次的座談會、論文發表、工作坊等豐富活動，透過各國博物館從業人員與學者齊聚的場合，共同討論並給予博物館界注入新的活力。

本屆 ICOM 總年會不僅是第三次於亞洲舉辦（前兩次分別為 2004 年第 20 屆於南韓首爾、2010 年第 22 屆於中國上海），更是首次在日本進行。無論是在京都車站正門、地鐵通道，甚至是街道上的計程車，都可以看到 ICOM 總年會的廣告文宣。作為東道主的日本，除了成立籌備委員會，也協同日本博物館協會、日本科學委員會、京都府、京都市、京都博物館設施聯絡協議會（京博連）等單位，串連京都周邊極具盛名的文化觀光景點與博物館，提供與會者有別於「會議室開會」的感覺，透過走訪行程來感受博物館與文化景點（觀）的延伸。

貳、行程安排及參訪議題

一、參訪行程

日期	出差人	行程
8 月 31 日 週六	林芳誠	去程：桃園－關西機場－京都
9 月 1 日 週日	林芳誠	ICOM 總年會報到
	黃郁倫	去程：桃園－關西機場－京都
9 月 2 日 週一	林芳誠	1. 參與 ICOM 總年會議程
	黃郁倫	2. 協助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臺灣攤位推廣事宜
9 月 3 日 週二	林芳誠	1. 參與 ICOM 總年會議程
	黃郁倫	2. 協助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臺灣攤位推廣事宜
9 月 4 日 週三	林芳誠	參與 ICOM 總年會議程
	黃郁倫	

9月5日 週四	林芳誠	前往大阪：參觀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黃郁倫	前往廣島：參加紀念受害於公共罪行的受難者紀念博物館委員會（ICMEMO）場外會議（Off-site meetings）
9月6日 週五	林芳誠	參觀京都地區之博物館
	黃郁倫	前往大阪：參觀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9月7日 週六	林芳誠	1. 參觀京都地區之博物館
	黃郁倫	2. 參與 ICOM 總年會閉幕儀式與閉幕宴會
9月8日 週日	林芳誠	前往東京：參加城市博物館委員會（CAMOC）
	黃郁倫	會後參訪行程
9月9日 週一	林芳誠	參加城市博物館委員會（CAMOC）會後參訪行程
	黃郁倫	程
9月10日 週二	林芳誠	返程：東京－成田機場－桃園－臺北
	黃郁倫	自費休假行程
9月14日 週六	黃郁倫	返程：東京－羽田機場－臺北

二、參與議題及內容

本次參與 ICOM 2019 總年會，又分為下列活動類別：

- Keynote Speech 專題演講
- Plenary Session 共同場次
- Workshop 工作坊
- Social Programme 交誼活動
- Off-site Meetings 場外會議
- Post-conference Tour 會後參訪行程
- 各專業委員會個別議程
- 博物館參觀

並以下列兩個面相為考察重點：

1. 了解國際社會博物館領域發展現況，並思考博物館定義及相關議題與博物館的關係。
2. 參訪博物館並提供本館執行前瞻計畫常設展廳更新之規劃參考。

(一) 參與會議行程安排

日期	參與會議行程安排	
	林芳誠	黃郁倫
9月1日	博物館參觀 參觀京都國立博物館	路程
9月2日	第25屆ICOM總年會開幕典禮	
	Keynote Speech 專題演講 講題：森時代 (The age of forest) 講者：隈研吾 (Kengo KUMA)	
	Plenary Session 共同場次 透過博物館許一個永續的未來 (Curating sustainable futures through museums)	
	臺灣館開幕典禮	
	Plenary Session 共同場次 解殖與歸還：邁向全貌觀與夥伴關係之道 (Decolonisation and restitution—moving towards a more holistic perspective and relational approach)	ICOFOM 博物館學委員會 博物館學傳統的未來 (The future of tradition in museology)
		ICMEMO 紀念受害於公共罪行的受難者紀念博物館委員會 & FIHRM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 博物館如何述說難解之事：來自前日本帝國被殖民國的聲音 (How museums say the unfathomable: voices from former colonial territories of imperial Japan)
	Social Programme 交誼活動 開幕晚會	
9月3日	Plenary Session 共同場次 博物館定義：國際博物館協會的支柱 (The museum definition: the backbone of ICOM)	
	ICOM-Japan 日本委員會 & MINPAKU 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博物館與地方發展 (Museum and local development)	CECA 教育與文化行動委員會 & ICOFOM 博物館學委員會 什麼是文化行動？ (What is cultural action?)
		ICOFOM 博物館學委員會

		博物館學傳統的未來 (The future of tradition in museology)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 (FIHRM Asia-Pacific branch) 開幕茶會	
	Workshop 工作坊 博物館的支柱？新博物館定義圓桌論壇 (The backbone of museums? Roundtables on a new museum definition)	
	Social Programme 交誼活動 參觀二條城 (Nijo-jo castle) 及特展「Throughout time: The sense of beauty」	
9月4日	Plenary Session 共同場次 在災難時代下的博物館：準備好、有效回應，以及保存文化遺產 (Museums in times of disaster: Be prepared, respond effectively, and preserve cultural heritage)	
	Keynote Speech 專題演講 講題：我的博物館歲月 (My museum years) 講者：蔡國強 (CAI Guo-Qiang)	
	Plenary Session 共同場次 博物館與社區發展 (Museum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CME 民族誌博物館與蒐藏委員會 在多元與普同下思考、設計、工作 (Thinking, designing and working beyond diversity and universality)
		CECA 教育與文化行動委員會 觀念行銷 II (Market of ideas II)
	Social Programme 交誼活動 ICOM x PechaKucha night Kyoto on communities and museums	
9月5日	博物館參觀 前往大阪參觀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及常設展廳 (以大洋洲廳為主要)	Off-site Meetings 場外會議 // ICMEMO 紀念受害於公共罪行的受難者紀念博物館委員會 前往廣島參與會議並參觀以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原爆圓頂大廈 (Atomic Bomb Dome) • 國立廣島追悼原子彈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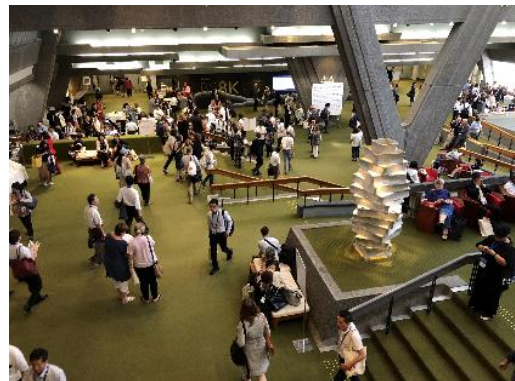
		<p>難者和平祈念館 (Hiroshima National Peace Memorial Hall for the Atomic Bomb Victims)</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廣島和平紀念博物館 (Hiroshima Peace Memorial Museum) 及特展「Facing memories: A-bomb drawings by survivors」 廣島美術館 (Hiroshima Museum of Art)
9月6日	<p>博物館參觀 參觀清水寺及特展「日本藝術與文化的接觸地帶」 (CONTACT: Where the world meets Japanese art and culture)</p> <p>博物館參觀 參觀京都文化博物館及特展「This is Japan in Kyoto」</p>	<p>博物館參觀 前往大阪參觀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常設展廳及特展「驚異與怪異」 (Regnum imaginarium: Realm of the marvelous and uncanny)、萬博紀念公園 (Expo Commemoration Park)</p>
9月7日	<p>博物館參觀 參觀京都國立近代美術館及特展「服飾的祕密? 衣著的遊戲」 (Dress code? Are you playing fashion)</p> <p>Social Programme 交誼活動 第25屆 ICOM 總年會閉幕晚會</p>	<p>博物館參觀 參觀京都文化博物館及特展「This is Japan in Kyoto: From the Tokyo Fuji Art Museum collection」和「History of Kyoto」</p>
9月8日	<p>Post-conference Tour 會後參訪行程 // CAMOC 城市博物館委員會 前往東京參與行程 (East Tour 組) 並參觀以下：</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江戶東京博物館 (Edo-Tokyo Museum) 淺草寺重要文物 (Sensoji Temple) 上野公園 (Ueno Park) 東京都美術館 (Tokyo Metropolitan Art Museum) 	

9月9日	Post-conference Tour 會後參訪行程 // CAMOC 城市博物館委員會 參與會議並參觀東京都美術館 (Tokyo Metropolitan Art Museum) 及特展「Masterpieces of Impressionism: The Courtauld Collection」 與「Yasuko Iba, A Way of Seeing」
------	---

(二) 議程及參訪活動照片



ICOM 總年會報到處



ICOM 總年會主場館



ICOM 總年會入口處



日本皇室秋篠宮文仁親王致開幕詞



臺灣館開幕典禮



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開幕茶會



臺灣館開幕表演團隊：原舞者



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
David Fleming 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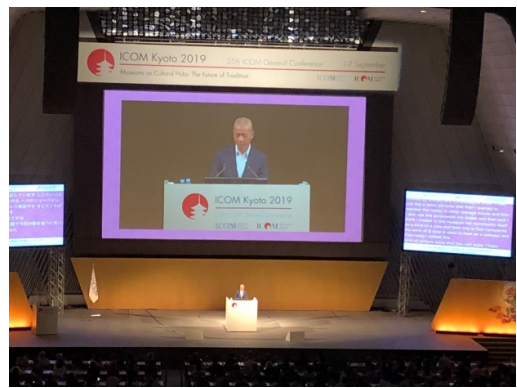
共同場次



共同場次



各專業委員會個別議程



專題演講



共同場次



共同場次



ICOM 總年會攤位區



防震體驗車



開幕晚會



開幕晚會



We cordially request your presence at the receptions of Taiwan's pavilions, held for networking and introducing the museums of Taiwan and their exhibitions, at:

9.2 Opening Reception
MONDAY
at BOOTH N36 & N37, New Hall
13:50 - 14:20

And
9.3 Special Launch of FIRM-ASIA PACIFIC
TUESDAY
at BOOTH N37, New Hall
16:00 - 16:30

臺灣館主題「Taiwan: A Living Museum」



ICOM 總年會海報張貼於
京都地鐵國際會館站出口

參、參訪心得（或主要發現）

本次 ICOM 總年會主要試圖進行博物館定義的修正，包含既有的博物館功能、社會影響力、社群連結等面向予以討論；因此除了舉辦正式會議外，ICOM 總年會同時連結京都市周邊博物館以及熱門旅遊景點，展現豐富的歷史、人文、自然等文化遺產與景觀，如於著名景點清水寺舉辦「日本藝術與文化的接觸地帶」

（CONTACT: Where the world meets Japanese art and culture）特展、鄰近京都平安神宮的國立近代美術館策畫之「服飾的祕密？衣著的遊戲」（Dress code? Are you playing fashion）；以及位於大阪吹田市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進行的「驚異與怪異」

（Regnum imaginarium: Realm of the marvelous and uncanny）特展、京都文化博物館辦理的「This is Japan in Kyoto」等。不僅 ICOM 總年會探討內容，如：文化多樣性、文化遺產護衛與保存、文物歸還、文化權與平權、社會記憶、氣候變遷等議題與博物館具有直接關係，就會場以外的各式特展和展演活動，也都試圖與當代藝術創作者、歷史人文風貌景點、古剎名勝等領域共同呈現文化實力，且確切符合本次總年會「作為文化樞紐的博物館」主軸，通過從博物館物件為基礎出發，延伸至博物館場域外的藝術展演，試圖建立博物館的社會影響力（social impact）。此次 ICOM 會議及其參訪活動，皆能提供本館刻正著手進行的前瞻計畫，特別是現有展廳進行更新與新增之參考。下文則以 ICOM 會議參訪、博物館參觀兩個面向作為本次與會心得如下：

一、ICOM 會議參訪心得

（一）不該是為人民高談闊論 而是人民自己暢所欲言

筆者之一參與本屆 ICOM 總年會其中四場會議（含大會規劃的共同場次，及各專業委員會規劃的各別場次）：

- 解殖與歸還：邁向全貌觀與夥伴關係之道（Decolonisation and restitution: Moving towards a more holistic perspective and relational approach）
- 博物館定義：國際博物館協會的支柱（The museum definition: The backbone of ICOM）
- 博物館與地方發展（Museum and local development）
- 博物館與社區發展（Museum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根據會議參與經驗，筆者提出與本屆主題「博物館作為文化的樞紐：傳統的未來」的觀察及反思。上述這四個場次，多半聚焦在 ICOM 及原本掌握知識詮釋、官僚體系、菁英宰制的博物館，如何在扮演平台（platform）過程，藉由與社群、少（弱）勢族群合作，促進資訊交換（流）、人才培力的效果，同時體現博物館的社會責任和影響力，進而達成對於既有相關學術理論（如：認識論）的修正，改變人類對於世界的看法。

ICOM 英國委員會主席 Tonya Nelson 鏗鏘有力地發言，認為博物館「不應該是為人民高談闊論，而是人民自己暢所欲言。」（We shouldn't speak for the people, the people speak themselves.）加拿大人權博物館（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信託董事會副主席 Michèle Rivet 則分享加拿大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與博物館共同策展的經驗，而提出三個原則：首先是尊重（respect），再來則是需建立互惠關係（reciprocity），最後則是相互連結（interconnectedness）。巴西聖保羅抗爭紀念館的 Marilia Bonas 認為，博物館必須重構（reframe）原住民族知識的展示思維，並且讓源出社群及大眾了解展示決策、策劃過程（decision-making processes），同時增強（主流）觀眾（empower visitors）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的認知，作為博物館對於文化多樣性與人權的尊重。

此外，與會來賓的提問則讓討論議題背後的問題直接浮上檯面。例如納米比亞博物館協會（Museum Association of Namibia）Nehoa Hilma Kapuka 的分享，認為博物館應著重於給予地方社會產生影響力。但現場提問當代年輕人如果著迷於當代的流行文化（如：嘻哈文化），博物館能扮演什麼角色？雖然與談人試圖將焦點鎖定在自身經驗當中，博物館如何推動培力計畫而影響年輕人從事傳統文化的復振，但顯然提問人並不滿意這個回應，於是轉身離開現場。

文物歸還的議題也是另一個現場焦點。提問者認為 ICOM 總年會的諸多討論明顯缺乏在地觀點，而且唯有解去現場使用的語言（這裡指的是英語，雖然提問人也用英語發問）才能凸顯自身權力（These people are talking us (but) without us, we have to colonize the language, or do it for us without us is against us.）若不如此，則永遠失去參與處理博物館新定義的機會。現場的前 ICOM 副主席 George Okello Abungu 呼應：「西方人帶著聖經來，要人們閉上眼睛祈禱，但當人們張開眼睛時，土地和文化都不見了。」進一步延續此議題，出現一個有趣的反思：「在訴諸殖民、文物歸還等議題前，應該區辨『殖民物件在博物館的歷史』以及『殖民博物館的歷史』。」

雖然會議並沒有針對這些提問提出具體的答案，但也使得本屆總年會即將給予博物館新定義表決的前夕，營造一個博物館是否能有標準定義的伏筆。

普遍來說，博物館迄今仍擁有相對豐富的國家資源與政經優勢，在回應日益普及的文化多樣性觀點挑戰時，或許能與社群合作來賦予地方實踐自我文化的能力。如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以下簡稱民博）館長吉田憲司於會議中指出，民博自 1977 年開館以來就需面對多數文物所屬社群（內容主要以非洲為例）興起的民族自覺浪潮，如果博物館能夠透過建立合作關係進而培養博物館的策展人（curator）或研究者，促使當地文化得以保存、甚至讓當地人創造自己的博物館（people are grasping their own way of creating their museum）才是讓文化得以繼續延續的關鍵。民博迄今與所屬文物源出社群合作，已培養出 61 國、269 個當地專業博物館人員，同時仍持續進行相關計畫，如同扮演文化發動機的角色。

色，帶給源出社群能量、使其產生動能。

然而筆者此次觀察 ICOM 會議論及的議題，大多仍圍繞在博物館本身具有的資源及能力上，因此總年會主題「cultural hub」的中譯為「文化樞紐」，多少美化了英文「hub」的原意。在數位多媒體展示技術的提昇下，原本博物館作為平台（platform）的概念被科技感十足的「hub」給取代。若回顧 ICOM 於 1989 年在海牙舉辦第 15 屆總年會主題「博物館：文化的發動機」（Museums: Generators of culture）「發動機」（generator）的概念似乎較「樞紐」（hub）更具有主動與社群連結、連動參與社會的可能性。

（二）博物館：樞紐、平台或發動機（Museum: Hub, platform or generator）

歷經近 20 年的發展，奠基於 UNESCO《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之下的《文化多樣性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自 2001 年正式公布以來，提倡人權、文化權、保障文化遺產的傳承、文化非商品化的概念下，讓許多曾被殖民、或尚在殖民情境的國家逐漸透過文化途徑來追求，甚至建構主體性。但在提倡這些理想性概念的同時，背後牽涉的殖民與被殖民之間的政治、經濟、資源分配、國家權力等社會情境卻較少在會議中被直接討論。從本屆 ICOM 總年會主題的「文化樞紐」（cultural hubs）或試圖進行表決的博物館新定義來看，也許就是嘗試在文化多樣性的前提下，希望盡量擴充博物館的功能以滿足每個人。但在面對如此眾生喧嘩的局面，不僅凸顯當代博物館必須處理的多元觀點和挑戰，博物館本身仍然具有相對優勢的政經及學術資源，因此不可能從原本宰制者的角色突然轉變為中立、客觀的平台，如澳洲墨爾本舊財政大樓博物館（Old Treasury Building Museum）館長 Margaret Anderson 指出：「博物館本身就是一個具有力量的說書人（storyteller），所以一直以來都不會是中立的（neutral）。」

筆者之一認同 ICOM 德國委員會主席 Beate Reifenscheid 所說：「我們認為的博物館可以很廣泛，但不應該是包山包海，所以對於博物館的定義應該更精準。」（We think that museums can be a lot, but they should not be everything, and the definition should be sharper.）也許就像 UNESCO 自 1990 年代就開始嘗試針對無形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給予定義而進行多次辯證，最後僅提出具概念性、五種彼此連結的文化表現形式（cultural form）為認定基準之「參考」。在文化多樣性的前提下，博物館或許可能永遠不會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定義，博物館新定義表決未果也是必然的結果。這並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問題，而是博物館未來持續呼應建立在人權及文化權（cultural rights）的文化多樣性觀點，必須思考與處理的情形。

（三）定義的修正 本質的挑戰

由於這次的總年會已經事先預告將針對新的博物館定義進行表決，因此有許多場的共同場次（plenary session）是圍繞著博物館定義在進行討論的。筆者之一

深受這個討論的吸引，因而選擇參加了一場大會的共同場次、一場圓桌討論，此外也出乎意料之外地聆聽了兩場次「博物館學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ology，簡稱 ICOFOM），以及一場次 ICOFOM 與「教育與文化行動委員會」（Committee for Education and Cultural Action，簡稱 CECA）的聯合討論。

ICOM 現行的博物館定義修定於 2007 年，如下：

博物館是為服務社會及其發展所永久設立的非營利機構。博物館對大眾開放，以取得、保存、研究、詮釋與展示人類及環境的有形和無形遺產，達成教育、研習與娛樂等目的。（A museum is a non-profit, permanent institution in the service of society and its development, open to the public, which acquires, conserves, researches, communicates and exhibits th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and its environment for the purposes of education, study and enjoyment.）

然而 ICOM 理事會（Executive board）在 2016 年米蘭總年會後，因為明白當前博物館界面對新時代的挑戰，因此同意「重新定義博物館」一事已刻不容緩，為此特別成立「博物館定義、展望與前景委員會」（Museum Definition, Prospects and Potentials Committee，簡稱 MDPP 委員會），並邀請由 Women's Museum of Denmark 以及 Museum of World Cultures in Sweden 兩館創館館長 Jette Sandahl 擔任 MDPP 委員會主席。

在 Jette Sandahl 帶領下的 MDPP 委員會，委員會小組成員來自世界各地，為的就是打破過往歐美主導博物館想像的舊規，廣泛地在各國搜集就未來十年博物館面臨最大挑戰及對應方案等問題的觀點。在 2018 年 12 月由 MDPP 委員會遞交給 ICOM 的報告中，列出委員會十名成員的專業分工如下：

- **Jette Sandahl** chairs the committee. 委員會主席一職。
- **Richard West** leads the theme of changing epistemologies, world views and museum typologies. 主責認識論、世界觀、博物館型態之改變。（國立美洲印地安博物館創館館長）
- **Margaret Anderson** leads the theme of cultural democracy and cultural participation. 主責文化民主化及文化參與。（澳洲移民博物館創館館長）
- **Kenson Kwok** leads the theme of new trends in museum partnerships, ownership and governance. 主責博物館夥伴關係、擁有權、與治理的新潮流。（郭勤遜，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館長）
- **George Okello Abungu** leads the theme of geopolitics, migration and decolonisation. 主責政治地理、遷移與去殖民。（前肯亞國家博物館館長）
- **David Fleming** leads a theme of global trends. 主責全球潮流。（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現任主席）

- **Lauran Bonilla-Merchav** leads the area of the round tables on challenges for societies and for museums. 主責社會與博物館挑戰的圓桌會議。（國際博物館協會哥斯大黎加分會主席）
- **Francois Mairesse** bridges to the discussion in ICOFOM on the museum definition. 協調溝通 MDPP 委員會與 ICOFOM 於博物館定義上的討論。（博物館學專業委員會現任主席）
- **Alberto Garlandini** has participated from the ICOM Executive Board. 代表 ICOM 理事會與會。
- **Afşin Altaylı** participates from the ICOM Secretariat. 代表 ICOM 秘書處與會。

其中倒數第三位 François Mairesse 是 ICOFOM 主席，ICOFOM 也是 ICOM 各專業委員會中對博物館學理論著墨最深的組織，因此 ICOFOM 在新定義的研擬準備上都成為關鍵的要角。2018 年底，在這 10 位博物館界當前重要人物遞交了 15 頁精練扼要的報告書後，ICOM 責成 MDPP 委員會以半年的時間，在 2019 年京都總年會前草擬新的博物館定義，以利於總年會上進行表決。在這半年徵集提案、討論辯論的過程中，ICOFOM 主席 François Mairesse 因為理念不合在 6 月退出 MDPP 委員會；7 月底，MDPP 公布博物館新定義的提案版本：

博物館是一個讓過去和未來進行關鍵對話的空間，具有民主性、包容性和多音性。博物館面對並處理現在的衝突與挑戰，為社會信託保管文物標本，為未來世代保存多元記憶，並確保人人對遺產享有同等權利和同等近用。（Museums are democratizing, inclusive and polyphonic spaces for critical dialogue about the pasts and the futures. Acknowledging and addressing the conflicts and challenges of the present, they hold artefacts and specimens in trust for society, safeguard diverse memorie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guarantee equal rights and equal access to heritage for all people.）

博物館具可參與性和高透明度，且不以營利為目的。它們為各種社群積極合作，進行收藏、保存、研究、詮釋、展示和增進人們對世界的了解，旨在對人類尊嚴、社會正義、全球平等及地球福祉做出貢獻。（Museums are not for profit. They are participatory and transparent, and work in active partnership with and for diverse communities to collect, preserve, research, interpret, exhibit and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iming to contribute to human dignity and social justice, global equality and planetary wellbeing.）

這個提案公告後，在短短一個月內就引發了越演越烈的爭議，共有二十六個國家分會、八個專業委員會，都決議趕在京都總年會前連署要求延遲表決時間。臺灣的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也在總年會前提出對於新定義提案的疑慮。

在京都總年會上，能第一手觀察與聆聽針對新定義不同立場者的對話。在第一天 ICOFOM 的場次「博物館學傳統的未來」(The future of tradition in museology) 中，可體會到 ICOFOM 主席 François Mairesse 較為軟性的立場，他認為博物館學本身就是一項無形文化遺產 (museology as intangible heritage)，他以考掘的方式一一比較歷屆的博物館定義，告訴聽眾博物館定義是不停修正而成的。François Mairesse 較為硬性的反對立場，是反駁新版本唐突地將舊版本打掉重練，如同他在訪談中所提到的：博物館定義應該簡潔明確，而不只是堆砌流行的價值觀。

第二天的共同場次「博物館定義：國際博物館協會的支柱」(The museum definition: the backbone of ICOM)，是繼 7 月底公布提案引起沸沸揚揚的爭論後，MDPP 委員會部分成員（七位與談人中有五位是 MDPP 委員會成員）與 ICOM 會員首次公開與談。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引此如此紛擾爭議的新定義，就個與談人所談論的概念來看，其實並不陌生、前衛、開創，列舉若干他們所說：

- 透過博物館的核心功能與方法，強調博物館的社會責任。
- 博物館，呼應未來的生活——變動的世界觀、變動的認識論。
- 博物館，從「神殿」到「論壇」。
- 博物館，從「在那裡」到「在這裡」。
- 博物館，一個能安全發聲的地方。
- 博物館，一個聚集的場所。
- 對於更大的包容性的強烈需求。
- 對於更正歷史 (righting history) 的需求。
- 期待新世代能找博物館成為同盟，一同解決問題；不再是侵門踏戶到博物館抗議，指責博物館是問題的一部分。
- 所謂「永久的」不應再被視為是博物館定義中的關鍵詞。

事實上這些論述已經討論了幾十年，新定義中所用的許多詞彙對博物館從業人員來說並不陌生，包括公民平權、社會共融、民主、包容、多音……等概念，究竟為何異議聲浪如此之大？初步觀察，筆者之一發現是在於焦慮。

第一個焦慮，許多接受萬惡企業捐款贊助的博物館無法被檢視合格通過，但這些贊助款可能對館務經營至關重要。第二個焦慮，造成資源分配的模糊地帶，例如「教育」不在新定義中了，那麼與教育相關的經費是否還會分配給博物館呢？例如「機構」一詞不在新定義中了，那麼非機構將大幅增加，是否將會引起資源瓜分競爭？第三個焦慮，許多核心功能與業務被弱化，將造成許多制度面及執行上（也就是相關法令或補助對象）的混亂與可能的消極應對。

這些兩極的正反意見，到第二天下午相關圓桌論壇時仍激辯不休。而筆者之一深受吸引的正方說法是：既然新提案所涉及的概念都非陌生的，若我們現在不

接受改變，那麼一時之間改變將不會發生；這個版本並非完美，但我們已知舊版本已不適用，因此現在應該是針對新版本持續修正——博物館界應一併將定義、自我期許與倫理準則做更通盤的探討，並且去分析新定義將帶來的業務變化，並對此做出應對，成為以服務社會為宗旨的博物館。9月7號大會在激辯後，最後以七比三的懸殊票數比例，通過臨時動議，延遲對新定義進行表決，待2020年ICOM在巴黎開會時再議。

另一件互相呼應的討論，是發生在ICOFOM與CECA的聯合場次「什麼是文化行動？」（What is cultural action?）。兩個專業委員會成員激烈辯論教育（education）一詞是否已經不再適用於博物館界？替代的詞彙諸如中介（mediation）、社會行動（cultural action）在前一（2018）年的委員會年會上被強烈地提出討論，應該倡導取代過時的「教育」概念。明顯可見2018年的討論延續到2019年但紛擾依舊難以整合，焦慮的反對者激動地認為，拿掉教育一詞，等於也棄守博物館教育一路走來的歷史。

以上，不論定義的修正、詞彙的改用，這些所引發的焦慮，是筆者之一在今年京都總年會上強烈感受到的氛圍，筆者認為是因為這些討論，企圖挑戰的是博物館相當本質性的層面，因此備受反彈。在聽到這麼多反彈聲浪，以及最後延遲表決的結果，筆者好奇究竟三年前在米蘭，ICOM理事會說的「刻不容緩」，究竟大家真的真的這麼認為嗎？ICOM理事會期待能在總年會上透過「重新定義博物館」來協助博物館界面對新時代的挑戰，但筆者卻感覺，它如果不是一個過濾器，協助我們分辨出誰願意接受挑戰而誰不願意，那麼它便是一面誠實的魔鏡，照出ICOM這個聯合國下的國際組織，在當代仍企圖給多元樣貌的博物館尋找一個通用、標準的定義，如此難為，如此天真，如此理想。

（四）當前情境：文化多元、記憶消褪、災難頻仍

出於個人研究興趣，筆者之一本來就鎖定「紀念受害於公共罪行的受難者紀念博物館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morial Museums in Remembrance of Victims of Public Crimes，簡稱ICMEMO），以及「民族誌博物館與蒐藏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useums and Collections of Ethnography，簡稱ICME）的個別議程。後來雖因為在會議期間深受「博物館定義」的討論吸引而改分配一些時間追蹤參與ICOFOM的場次，但仍參與到一場次ICME，以及一場次ICMEMO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簡稱FIHRM）的聯合討論，並有機會與參與到ICMEMO舉辦在廣島的場外會議（off-site meeting）。

看似不同旨趣的專業委員會，筆者在當中的最大收穫是觀察到若干研究者主動提出（也有被動回應）我們該如何面對著當前情境，分別是ICMEMO處理關於記憶消褪，以及ICME處理文化多元。當然也有大會規劃第三天的共同場次「在災難時代下的博物館：準備好、有效回應，以及保存文化遺產」（Museums in times of disaster: Be Prepared, respond effectively, and preserve cultural

heritage)，也呼應當前情境，特別是發生於 2018 年 9 月 2 日的巴西國家博物館火災、2019 年 4 月 15 日巴黎聖母院失火……等近年頻傳的文化遺產災難。

ICMEMO 是在 2001 年 7 月 3 日成立，是 ICOM 自 1946 年成立以來的第 31 個專業委員會；趁著當年 ICOM 巴賽隆納總年會時宣布成立，當然與西班牙在 1939 至 1975 年間 Francisco Franco 實行獨裁統治的歷史有關。而兩個月後，911 恐怖攻擊事件發生。這段 21 世紀初期的博物館史小篇章，筆者覺得與 ICOM 現任主席 Suay Aksoy 出席這次 ICMEMO 於廣島和平紀念館的場外會議，有點關聯。在開場致詞時她說：「我們並不處在一個美好的時代，因此我預見越來越多的紀念博物館將為人所需。」

為受害於公共罪行的受難者紀念，事實上不只如 Suay Aksoy 語氣所描述般「順時」越來越多，筆者明白甚至是會「逆時」回溯尋求紀念的。如同在第一天 ICMEMO 與 FIHRM 的聯合場次「博物館如何述說難解之事：來自前日本帝國被殖民國的聲音」（How museums say the unfathomable: Voices from former colonial territories of imperial Japan），臺灣學者陳佳利分析了兩個新成立的博物館「阿嬤家」以及「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前者開館於 2016 年，後者開館於 2018 年，都是館齡相當短的博物館。陳佳利分析這是由於臺灣的紀念博物館對於暴行的注意力很長一段時間是放在二戰後的國民黨獨裁時期，而現在有了轉移，向前溯及日本殖民時期。

回到這次 ICMEMO 的場外會議，邀請到三位博物館專業人士進行專題演講：

- **Clifford Chanin**, National September 11 Memorial and Museum (New York, USA)
- **Iratxe Momoitio**, Guernica Peace Museum (Bizkaia, Spain)
- **Jane Klinger**,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Washington D.C., USA)

其中 Clifford Chanin 提到距離 911 事件已經過 18 年，該館所服務的觀眾將很快會轉換為一批對於 911 事件缺乏第一手記憶的世代——這將會是他們即將面臨的挑戰。有趣的是，與目前絕大多數的紀念博物館相比，Clifford Chanin 所服務的 National September 11 Memorial and Museum 事實上是相對年輕的，不論就紀念的事件或館齡而言。Clifford Chanin 所指出的挑戰，其實其他紀念博物館早已在面對；若結合 Suay Aksoy 的開場致詞，筆者發現紀念博物館其實面對的當前情境是極為快速，甚至是過於快速的：人們快速地想要記得、取得紀念，但人們也快速遺忘。紀念博物館其實走到了一個有點棘手的階段。

相較之下，FIHRM 成立於 2009 年，筆者相信這樣的國際博物館組織發展史倒是說明了什麼——紀念博物館逐漸走向人權博物館。因此筆者簡單提供兩個專業委員會成立的年代資訊，並提出趨勢的變化後，向三位講者提問：他們所工作的機構如何應對紀念博物館的下一階段？得到的答案卻不明確，並不令人滿意。Iratxe Momoitio 說倖存者將不復存在，Jane Klinger 說需要思考如何與下一

個世代建立關聯，Clifford Chanin 則說他的博物館還太過年輕尚未準備好回答這個問題。

雖然學術討論已經習慣不期待明確答案了，不過筆者感到意外地在第三天 ICME 的場次「在多元與普同下思考、設計、工作」(Thinking, designing and working beyond diversity and universality)，可以說是這次參與 ICOM 2019 京都總年會意外最充滿興奮、啟發，並且獲得明確答案的場次——全是由於受邀講者 Christina Kreps 的一席演講所致。她的講題是「『應對麻煩』：在『多元與普同』下思考」(“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Thinking Beyond “Diversity and Universality”)，並以《紐約時報》2019 年 6 月 28 日一篇引起網路爭議的文章〈想要少一點種族主義？搬到夏威夷吧〉(Want to Be Less Racist? Move to Hawaii) 起頭。該篇文章作者 Moises Velasquez-Manoff 事實上做足了採訪，論點也極為深刻，對於夏威夷的多元文化有相當精闢的觀察與陳述，但在網路上仍免不了引起本位主義者的批評，認為太正向美好，是另一個「大熔爐」的錯誤假象。

從上述作為演講開場，Christina Kreps 想分享的是，這則兩個多月前的網路爭論，其實標示了一個重要的現象：現在要在公眾媒體上談論「多元」，好像很容易被視為是個騙子。已經氾濫的多元論述，除了避而不談以免被攻擊，或無新意地談論相似與相異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s)，然後呢？Christina Kreps 講題出自 Donna J. Haraway 在 2016 年出版的書《應對麻煩：人類世中的親屬關係形成》(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書的副標其實是重點：親屬關係形成 (making kin)，而這也是 Christina Kreps 想要給予聽眾的答案——去建立關係，去 making kin。親屬關係的建立，也就是 being connected，使彼此之間有了連結，這是某程度也是美國印地安文化教導當代美國社會文化的一個珍貴概念，來自於「以關係為核心」(kincentricity) 的一種價值觀。應用在博物館蒐藏上的一個實例是，「物件」(object) 是一個關係被阻斷斷裂的詞彙，因此另一個提出用語即是「所屬」(belonging)。這是 Christina Kreps 認為 ICME 相關領域的同行們，在現在面對多元文化論述時，可以採取的一個途徑。

二、博物館參訪心得

本段落以能提供本館執行前瞻計畫常設展廳更新之規劃參考為書寫目的。民族誌博物館並不局限於線性歷史的發展，而注重族群與社會的文化脈絡，且透過展示使其文化得以再現，並凸顯其能動性。展示內容是要讓觀眾感受所看到的東西，而非詮釋所見之物，因此解說版並不會有過多可能造成參觀疲憊感的資訊，希望讓觀眾參觀時可從物件與展區的分類、陳列、與某些事件或議題結合，引發觀眾思考物件背後的文化脈絡。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大洋洲廳，區分了以下區塊為主要展示區域：

- **移動與擴散 (Human dispersal into Oceania)**：以舷外浮桿實體船以及黏貼於地板的太平洋區域地圖展板為內容。
- **以海為生 (Living off the sea)**：以星象導航知識、航海相關傳說與信仰衍生的物件，如：船艙及裝飾板雕刻、星象圖、槳伐等，以及族群移動路線為內容。
- **島嶼生活 (Living on islands)**：包含自然環境的適應、經濟貿易（如：庫拉圈）、生計與資源應用、儀式與信仰、社會組成與制度等相關的物件展示為內容。
- **外部世界的接觸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如帝國殖民、基督宗教進入、西方博物館式蒐藏物件與展覽等介紹。
- **與生俱來的文化認同 (Expressions of indigenous identity)**：此區域配合當代大洋洲族群文化權利運動，以及當代毛利人藝術品的展現，作為整個展廳的結尾。

如日本民族學博物館初代館長梅棹忠夫（2014:5）在《民族學家的京都導覽》前言提及：「京都人不太喜歡跟外地人介紹或談論關於京都的事。在京都人跟外來者之間，橫亘了一道深不可測的鴻溝，把彼此隔成了兩邊。京都人當然不致於拒絕外地人來京都走動，可是我們總是冷眼旁觀，京都人是京都人，外來客是外來客。」同樣的邏輯，當「百科全書式」博物館琳琅滿目的物件擠滿展廳的時候，以京都國立博物館為例，雖然主要作為保存大量重要文化財、國寶的場所，但展示方式卻充滿了濃烈日本簡約典雅的風格。John Berger (2016[1972]) 在《觀看的方式》指出：「『國家文化遺產』這整個概念，就是在利用藝術的權威來榮耀既有的社會體系和特權菁英」。但對於不同國情、甚至對於不同觀看方式的日本諸國立博物館而言，仍可呼應了 Berger 提出對於人類「觀看」這件事情來說，對影像的感知與欣賞，同樣也取決於我們自己的觀看方式，而且首要意義並非「它說了什麼」，而是來自「它是什麼」（ibid:13,26），同時藉由物品本身成為與參觀者之間一種無需借助其他媒體的溝通手段（王嵩山 2012:33）

民博大洋洲廳每個展示區塊又可再細分為許多恰到好處的展示內容，並不會因為其內容經過縝密的學術研究而使觀眾產生距離感，反而可透過對於物件的近距離欣賞，以及有趣的動畫與影像吸引觀眾駐足觀看；若是針對具有專業背景的觀眾來說，展版上的資訊也可引發討論。若只是走馬看花，僅被數量眾多展示物件吸引目光的觀眾來說，也能夠過上述的「外部世界的接觸」區塊而導向對於文化認同議題的思考。雖然常設展比較不如特展具有動態性、時效性，以及對於時事的議題式批判，但民族學博物館不僅在大洋洲廳呈現族群意識議題，同時也可在非洲廳以及東亞廳的阿伊努族展區，將被視為「傳統」的物件與當代藝術創作結合，凸顯該地區的能動性，進一步引發對於文化認同、族群意識的思考。博物館著重的文化再現，並非是追本溯源或二元對立式的表達，而是從各個區域的族群文化變遷過程，發現其如何／為何有如此的文化表現形式，

同時以議題式方式作為展示對於社會的呼應或呼籲。

肆、建議事項

一、立即可行建議

(一) 掌握 ICOM 有關博物館定義之動態

(二) 相關心得作為本館執行前瞻計畫新增常設展及常設展更新之參考

雖然本屆 ICOM 總年會原先預計進行的博物館定義，決議順延至 2020 年於巴黎會議再行決議，但本次熱絡的討論也勢必影響國際博物館界對於博物館定義的思考，因此建議可持續追蹤 ICOM 總會訊息，以掌握相關動態。此外鑒於本館刻正執行之前瞻計畫常設展廳更新與新增規劃，針對會議內容所探討的保存及護衛文化遺產、文物歸還、氣候變遷等面向所牽涉的博物館社會影響力、文化權與平權、社群共作等議題，皆可立即成為本館進行展廳規劃的參考。

二、中長期建議

(一) 建立結合文化部、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及本館共同合作，邀請 ICOM 相關專業委員會前來本館舉行工作坊、參訪交流、研討會等活動之可能性。

我國博物館界積極參與國際博物館事務，本次會議期間也促進國際社會對於臺灣的認識，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亞太分會落址臺灣，即凸顯國際對於臺灣人權發展的重視。而本館及甫落成的南科考古館，無論是從建築體外觀，或持續發展與考古學、南島文化相關研究與展示，皆可結合文化部、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及本館，研擬以共同合作的方式邀請 ICOM 相關專業委員會前來本館舉行工作坊、參訪交流、研討會等活動之可能性。

伍、 參考書目

Haraway, Donna J. 2016.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王嵩山 2012. 《博物館蒐藏學：探索物、秩序與意義的新思維》。臺北：原點。

黃貞燕 2013. 〈無形文化遺產國際公約的成立與其護衛方法論〉，《文化資產保存學刊》25:7-31。

梅棹忠夫著、蘇文淑譯 2014. 《民族學家的京都導覽》。臺北：遠足。

約翰·柏格 (John Berger) 著、吳莉君譯 2016[1972]. 《觀看的方式》。臺北：麥田。